



# 地球村档案



地 质 出 版 社



# 地球村档案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球村档案/蒋承崧主编. -北京:地质出版社, 1996. 12  
ISBN 7-116-02181-7

I. 地… II. 蒋…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9465 号

## 地质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83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29 号)

责任编辑: 高 愉 刘 仁

\*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张: 20.375 字数: 540000

1996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1996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5000 册 定价: 25.00 元

ISBN 7-116-02181-7

1 · 03

## 让献身地质事业的精神传下去

《地球村档案》是一部大型报告文学集。它向社会各界展示中国地矿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地质实践活动。

他们是一部活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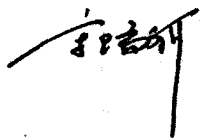
中国广大的地矿工作者长年默默地探索在祖国最艰苦的沙漠戈壁、崇山峻岭之间。他们栉风沐雨，历经艰险，以坚定的生活信念和顽强的革命斗志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为祖国找出丰富地下矿产资源，为共和国工业大厦奠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铸造了不朽的丰碑。

《地球村档案》是遵照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总体思路而撰写的。它既是新中国数十年的地矿发展史，也是一部文学艺术的典型形象史。书中叙述的既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指挥大矿山、大油田决战的场面，也有我们地矿系统职工的平凡故事。取材于建国以来，新老地质工作者在勘查、开发一处处矿山、油田，包括重大工程、科研项目中的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以此汇成我们地矿系统繁星闪烁，流光溢彩的群体形象。每篇报告文学中雕塑的地矿工作者形象：他们托起一座矿山，胸中便蕴藏着宝石般品格；开拓一眼深井，心灵便流淌着火花般的精神；他们以情感的博大展示祖国的博大，以生命的雄壮表现山水的雄伟，以这般无私无畏灵魂构筑起我们共和国的工业大厦。这使《地球村档案》具有读起来亲切，看起来感人的特点。

《地球村档案》是由我部一些专业作家和部分业余作者经过深入地矿工作实践中而采写完成的。他们从现实生活的新的观点去

反思过去，敏锐地观察现实，把握时代的脉搏，从地矿职工几十年地质工作史实的总体高度，倾注他们的激情和灵魂感悟，多侧面地叙述了一个个曾发生地质矿业历史进程中平凡而真实的故事。这无疑为全国地矿系统深入持久地开展具有行业特色的“三光荣”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继承老一辈地质工作者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光荣传统提供了一本生动活泼的好教材。

我希望新一代地矿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以他们为榜样，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展风采，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无尚光荣的地矿事业。同时我也相信，我们广大的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地矿干部和职工在阅读这些故事时，再度融入自己的新体验，为再写《地球村档案》缀补出新的故事。愿全国地矿系统职工在构筑地矿新体制，实施二次创业的征途上，共同谱写出这个伟大时代永远开拓进取、创造奉献的新篇章。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李锐' (Li Rui),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1996年5月

# 目 录

|                     |               |
|---------------------|---------------|
| 让献身地质事业的精神传下去 ..... | 宋瑞祥           |
| 伦坡拉 .....           | 文乐然 ( 1 )     |
| 攀枝花的传说 .....        | 郭有献 ( 86 )    |
| 白云博格都 .....         | 龙回仁 (104)     |
| 激情交叉塔里木 .....       | 川 伋 (135)     |
| 辉煌祭 .....           | 冯炬明 雷隆隆 (175) |
| 高原拓荒人 .....         | 陈跃康 (194)     |
| 马鞍山模式 .....         | 陆德琮 (209)     |
| 情满红土地 .....         | 银剑钊 周志兴 (230) |
| 似水流年 .....          | 毕研波 陆德琮 (242) |
| 阶梯 .....            | 周德和 绿 笙 (258) |
| 风流一座岛 .....         | 冯炬明 毕宏基 (277) |
| 蝶岛之路 .....          | 陆德琮 (300)     |
| 碑与人 .....           | 龙回仁 (315)     |
| 规范 .....            | 郭有献 (340)     |
| 黄金之约 .....          | 王俊波 (359)     |
| 慧眼 .....            | 绿 笙 (373)     |
| 于无声处响惊雷 .....       | 冯炬明 (388)     |
| 你是一条河 .....         | 川 伋 李 忠 (405) |
| 金堆城算式 .....         | 绿 笙 (426)     |
| 大降坪纪事 .....         | 冯炬明 (437)     |
| 荒野·青春·城市 .....      | 银剑钊 周志兴 (452) |
| 江南第一金 .....         | 陆德琮 (464)     |
| 沸腾的海 .....          | 冯炬明 (478)     |
| 土 .....             | 陆德琮 (495)     |

|                |               |
|----------------|---------------|
| 最忆是哀牢 .....    | 康 平 (508)     |
| 阿希 1990 .....  | 川 侠 (532)     |
| 铅城咏叹调 .....    | 康 平 (547)     |
| 拯救长江 .....     | 银剑钊 吴书文 (564) |
| 往事如歌 .....     | 王俊波 (575)     |
| 古利库屏风 .....    | 非 明 林 明 (587) |
| 荒原水神 .....     | 税玉海 (599)     |
| 温暖送给天津人 .....  | 郭亦若 刘焕然 (606) |
| 盆地：未塑的雕像 ..... | 杜连义 (622)     |
| 后记 .....       | (642)         |

# 伦坡拉

文 乐 然

我看到的、听到的和经历的伦坡拉，如果只是一个梦，那便是一个严酷而痛苦的梦；如果是一个现实，那便是生活给我的一个永恒的赠与。

——题记

## 1

司机蒙炳林和医生张业建把我送到拉萨后的第二天便走了。回藏北的伦坡拉去了。

我当然知道他们是要走的，也知道他们走的时间最迟不会超过到拉萨的第二天。但是当他们真要走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要难过。

蒙炳林是一辆被称作“沙漠王”的丰田4500越野车的司机。这辆车在伦坡拉被称作救命车。这辆被称作救命车的车从4月到8月已不知跑了几趟那曲、几趟拉萨了。当一个人被严重的高山反应击倒，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因供氧不足发生病变走向衰竭的时候，时间就是生命便实有其指了。在伦坡拉，说时间就是生命也是说“沙漠王”就是生命，也是说蒙炳林就是生命。有时候蒙炳林为一个病人争取到的时间也许不过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但这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其实就是你的一生，就是你的整个生命。

蒙炳林长驱700多公里从伦坡拉连夜把我送到拉萨的情景我



在后面会写到。这会儿我的身体还是太虚弱，虽然这事发生在8月，而现在已是9月，我的身体经过一个月的医院治疗和自然恢复后已好多了，但仍然不足以担当此事的叙述，我的情绪一有波动心脏马上就有反应，有时不波动它也“反应”。我的心脏已经绞痛过几回了。在这一切发生以前，我的心脏是从不绞痛的，连一般的疼痛也没有过。“你现在的心脏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心脏了，”一位医生说，“对于这一点你应该有足够的认识。”为了使这个认识真的足够起来我现在不写蒙炳林送我下山的事，但我可以简单地写几句他的离开拉萨。

他说，我们得回去了。

他说，以后，哪个冬天你回湖南，给我打电话，我去火车站或者飞机场接你。

说着，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接过电话号码，没有吱声。

他也不再吱声。

我们好久都不吱声。

末了，还是他得吱声，我是可以不吱声的，我自己给自己一个特权：病中，是可以不吱声的。

他吱声了，他说，你相信我到时候会去接你吗？

我坚守我的特权，仍然没有吱声。

我背过了脸，让泪水流了出来。

不一会，他们就走了，他们的身影从我的视野里消失的那个瞬间，主宰我的感觉的只有一个：从此，我在这个世界孤身一人了。

1个小时以后，我支撑着身子走进拉萨电信局营业大楼，给那曲拍出一份电报：

中南石油地质局西藏石油勘查指挥部杨主任转宋指挥

伦坡拉的三天终身难忘中南局的同志们的献身精神令我鼓舞也令我痛苦她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我生命的危机时刻您和您

的同事为我做的一切我将永怀感激祈望您和您的同事们平安健康  
谢谢了 文乐然于拉萨。

生平第一次拍发这种称作致敬电或感谢电的电报，也第一次体味了拍这种电报的滋味。我在电报纸上写上面那些文字的时候我的泪水长流不止把电报纸弄湿了，我只好重写一次，竟然还是未能止住泪水，但没有让它再流到电报纸上了。拉萨电信局的电报纸不收费，这是我这些年使用的唯一一次不收费的电报纸，越是不收费的电报纸我越是从内心珍惜，那个时候我对拉萨电信局充满感激和信任我以为全国没有比她的服务更好的电信部门了。我走出那座大楼的时候我心里充盈着对整个拉萨的爱。那时的阳光很好，拉萨的阳光一向很好。拉萨又名日光城，阳光当然好。我的身子在阳光下有点摇晃，我的呼吸依然粗重且困难，我走几步就要歇歇，但我的心情好极了。我心里的充实和安慰有点空前绝后的味道，我的整个心身都怀抱着爱和感激，我还感激这里的阳光！

这里的阳光不掺假。

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赞美别人赞美生活——由衷地赞美别人赞美生活是一件多么好的事啊，它给自己的东西比你可能给别人的东西其实要多得多！

## 2

我所能见到的任何一张地图都没有伦坡拉的位置。

在去伦坡拉以前，在拉萨我起码收集过5种以上的西藏地图，有两张还是从西藏地矿局的同志那里得到的，其中的一张虽已破烂不堪但因上面有地图所有者手工留下的无数标记和文字而显得十分的珍贵：于他于我都珍贵。于他，那是一种永难替代不可重复的人生经历；于我，那是一个人和一片高原之间谜一般交往的一个象征，那里面注定有无数故事而这些故事又注定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

地图的所有者告诉我，这张图跟了他许多年了，他每到一地，就要在地图上作一个标记，有地名的地方在地名的下方画一个道道，无名的地方如果当地有名字就把这名字用极小的字记在上面，如果是无人区，那地方地图上又无名，他就上面打一个问号。他说他从来没有给无名地取过名字，他说取名是件极端严肃的事，随便不得的。他说他这一生只给一个人取过名字，那就是他的女儿，说着他便大笑了，笑得极其愉快。

于是我便认定，给女儿取名字是件非常快乐的事，这快乐对他来说起码有一半来自对他不能给无名的地方起名字的遗憾的一个补偿。

我笑着对他说，当女儿的父亲看来是个美差。

他说，就是，就是！

说罢，便坚持把这张跟随他已整整8年的地图送给我。他说他是个称得上跑遍了西藏的找矿人，他说这张地图是他作为一个西藏找矿人的一个小小见证。

我至今还弄不清他坚持把这张地图送给我的理由，我是没有一点理由接受如此厚重的礼物的。在我看来，这份地图于他就像一份日记，我哪里有理由去接受人家的日记呢？当他说要把这地图送给我的时候我满脸都是呆相，我甚至连拒绝的话都说不出口了——口也在发呆。

也许当他把这份地图在我眼前展示的时候，当我的眼睛随着他的手指在他手写的那些文字和记号前停留的时候，他注意到我眼睛里出现了某种东西，而这东西恰恰感动了他，使他在突然间作出决定：给这个人！

他给了我一片高原，给了一个人和一片高原谜一般的故事和这故事的注定的不可知：他把这地图送给我后不几天，就退休回内地了。他没有给我留下他在内地的地址。他送给我地图时并没有说起退休的事。

但是，就连这张地图上，也没有伦坡拉的名字，手写的也没有。

但是——我不得不再来这么个但是：伦坡拉是确实存在的。地图上有没有它的名字它却存在着而且一点不愧惶地存在着。我是去过伦坡拉的，我不仅看到了它的那份存在而且相信那是一个无比博大的存在。

我的这篇文章就是写伦坡拉的，写它的存在。我在伦坡拉有过一次死亡的经历，真真切切的死亡的经历——这个经历也是伦坡拉的一个存在。我写伦坡拉便有了一种死亡的力量，这是比血缘更了不起的一种力量。

我从伦坡拉的死亡里回到拉萨后，西藏地矿局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算是死过一次的人啦。那滋味不错吧。

这位朋友当然是在跟我开玩笑，他是想用玩笑冲淡死亡的阴影，其实他多虑了：当一个人经历过死亡后，死亡便不再是一个禁忌。

在拉萨，在这神光普照的圣城，死亡从来就不是一个禁忌。

在伦坡拉，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和姓的那个伦坡拉，死亡更不是一个禁忌。我还没上到伦坡拉的时候我就已经从一个与伦坡拉血肉相连的人那里了解到了一个湘潭人的死亡。我上到伦坡拉以后又不止一次地和人讨论过死亡。仅1995年4月到8月，从伦坡拉紧急送往那曲或拉萨的危重病人就有16人之多，还未把我包括在里面。我在了解那个数字时还不知道我有一天也要添列其间。

那位湘潭人死于4月11日。

本世纪极负盛名的大诗人艾略特在他的长诗《荒原》里是这样写四月的：

4月，是死亡的季节。

我便十分坚决地以为，从此，伦坡拉的存在便不仅是一个地理的存在而且获得了审美的意义。或者说，它简直就是一个美学的存在了。

我还十分有把握地相信，用不了多久，国内正式出版的地图都将标出伦坡拉的名字——那里不仅有死亡，更有新生和创造：一个油田即将诞生，诞生在世界屋脊，诞生在生命禁区……

那个油田就在伦坡拉，但还没有命名。

### 3

从内地到伦坡拉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称北线，一条称南线。

北线假道青海的格尔木南下，翻越唐古拉山，经沱沱河到安多，再西行两百多公里，便是伦坡拉了。

走南线便当些也安全些，你先坐飞机到拉萨，然后从拉萨北上经羊八井、当雄到那曲线安多，再西行两百多公里，便是伦坡拉了。

安多是南北线的一个汇合点。这个点在青藏公路上，是到伦坡拉去的最后一个加油站，离开了安多也就是离开了有人区，从安多朝西进发比如朝伦坡拉进发也就是朝无人区进发。所以安多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的重要性既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

我在安多吃过一次早餐，是在一家四川人开的馆子吃的。那个四川老板娘是个漂亮的能说会道的年轻女子，她听我的一个同行者说我是到伦坡拉去的而且是第一次去那里而且还是个写文章的，便说，我劝你还是不去的好，你吃不了那份苦的，让他们去好了，你就在我这里住下，你要了解什么情况我这里都有。我不是吓唬你，这里真的是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

这个四川女子在这里不仅经营吃喝，还经营住宿，房子矮小但还整洁。我真的很想在这个“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的店里住它一晚，感受点什么，也可以和这个年轻的老板娘聊点什么。我作好打算，回来的时候在这里留宿。但天公不作美，三天后，我回来路过安多的时候神志不怎么清楚，但我还是隐隐记起了点什么的，起码记起了安多的重要性：进入有人区了。

除了重要的安多，还有个重要的那曲。那曲既是去伦坡拉的必经之路也是必停之站：地质矿产部中南石油地质局西藏石油勘查指挥部就设在那曲，藏北最大的一家医院就设在那里。仅仅有那么一所医院便决定了它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那曲是藏北的一个专区的首府，那曲是个地盘很大的专区，但

它的首府却不大，像个村庄，而且是没有一棵树的村庄。

拉萨是有树木的，拉萨的海拔是3700米，从拉萨有树有木的“海拔”出发，北行88公里，一路也还有树有木。88公里处是羊八井。羊八井是个很著名的地方，那里的地热资源和地热发电属全国第一，那里还有一个全国最高也许还是全世界最高的地热游泳池。羊八井的海拔高度是4200米。4200米高的地方还有树木生长，过了羊八井，朝北，便再也见不到一棵树了。

羊八井简直就是一道分界线——朝北，就是生命的禁区了。几百公里几百公里的路上看不到一棵树这个事实，是很叫人心痛的，但还难以使你与生命禁区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因为你和你的同行者还在，还在行走，还活着，但是，你还是理解了或者说明白了什么叫作藏北高原：那是个没有一棵树木的世界。

那个世界的土壤和降水是非常适合树木生长的，但那个世界太高太高了，那是个高高的世界。在那高高的世界里树木都不能成活，然而却有牧民在那里世代活着，于是便有了那曲。为了使世代活着的人们活得更好些，于是便有了中南石油地质局西藏指挥部在那曲的落脚。

中南局西藏指挥部在那曲称得上是村庄里的一个都市，房舍虽小但非常热闹，有各色人等出没，有各色机器往来。半夜三更人来车往是寻常事，不寻常的是不管你什么时候来只要你说你需要吃饭便有饭吃而且是热饭热菜，你是北京来的部长还是从野外来的工人是科学院院士还是临时雇用的民工是作家还是记者总之都能吃上热菜热饭。

1995年7月的某个日子，中央电视台一个小小的摄制组来到了这儿，他们在这儿当然吃上了热菜热饭。他们打算从这儿北上安多然后西行到伦坡拉去。他们的到来很使中南石油地质局的人鼓舞而且感动，中国的电视不仅是个传媒更是一种政治，何况中央台！但非常可惜，他们一到那曲，便再也不能前行了，一个个因来势汹涌的高山反应而倒下，他们被中南局的人强行送回了拉萨。他们两方面都很遗憾。

有人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当时搞接待的人犯了个错误：只注意他们能吃上热饭热菜忘了让他们烤火烤牛粪火。

我是8月12日到达那里的。我在那里被安排的第一件事是吃饭，第二件事是烤火——烤牛粪火。

牛粪燃烧起来像炭火一样猛烈，却比炭火多一份温馨的感觉，它燃烧时呼呼的声响使人想起吹过草原的风和在风中漫游的牛群。那天的深夜，我作了一个关于牛的梦：我梦见自己不再是个人而是条牛，一条在草原上到处寻衅的公牛。醒来后我便认定是那炉牛粪火煽动的结果：我不仅没有倒下而且还能寻衅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牛粪的奇迹。牛粪和牛粪的燃烧自有一种原始的伟力，大约是别的什么东西难以替代的。我和我的祖先离开游牧生活大约已经很久很久了，但依然对牛粪和牛粪的燃烧一拍即合，烤着牛粪火，我有一种在家的感觉。这个感觉于我很重要，藏北高原这高高的世界这缺氧的世界这连树木也不能生存的世界，一下子竟就是我的家了，我和它一下子便贴近了许多，我的心也踏实了许多——踏实，在任何时候心里踏踏实实，是战胜高山反应必不可少的精神前提。这是我到那曲的当天就被告之了的，后来，在我的生命处于危机的时刻，我是想到过这个警告的。

我在那曲住了三个晚上，我在那里吃了非常可口的热菜热饭。那里的饭是用高压油炉高压出来的，这又和海拔、气压乃至和英国人霍金有关了——一次，我看到有个人一边吃着用特制的高压锅压出的米饭一边读着霍金的《时间简史》。

霍金是本世纪继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的事迹比爱因斯坦更令我感动和惊讶，因为他是个残疾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残疾，是除了大脑除了思维他全身没有一个部位能自由活动的那种残疾。

即使是在山下在供氧充足的地方，我对读霍金的人都深怀敬意，在这儿在这个叫那曲的地方在这海拔4600米的藏北高原，身子即使不活动，心脏的负荷也如一个人正担着120斤的担子。有人告诉我，这儿一年的无霜期是7天，这儿的大气压是0.46，这

儿大气里的氧气含量是青岛的46%。我自己的测定告诉我：在成都我的脉搏是76次/分，在拉萨是96次/分，在那曲是116次/分。

一连出现5个6，66666，意没有引起我的惊奇和更多的联想，我的惊奇和联想都集中到霍金那里了集中到读霍金的人身上去了：我似乎看到偌大的一个藏北高原就像是一件披风披在霍金和霍金的读者身上了，于是他们身上的负荷是等同的了，这时候当一名霍金的读者便很合适而且合格而且公平，而且还构成了一个风景。

这风景又不失时机地给了我一个幻觉：

时间凝固了，凝固成了一篇简史，一本书。

或者说，时间物化了，物化成了一堆干牛粪，一堆燃烧着的牛粪。

有人躺在这本书上演说，比如霍金；

有人坐在牛粪火堆旁烤火，比如我。

于是，那曲也变成了一件披风披到了我的身上。它还是一支曲子，天那边的一支与众不同的曲子，一支带着牛粪香味的曲子呢！

这支曲子唱了无数年了，已经很古老了，却有着永恒的魅力，这魅力和时间一样难以捉摸难以解释，伟大的霍金可以把它变成一本书，而我却更多地倾向牛粪的比喻。

突然有一天，来了一班人，在这里安营扎寨，说，我们要在这一带勘查石油，我们要来好多好多的人，我们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了——从这时候起，那曲除了牛粪还有一个关于石油的梦。

从那曲向北走140公里是安多，从安多向西行200多公里就是伦坡拉了。安多和伦坡拉都在那曲的地面上，所以又可以把它们通通叫作那曲。那曲是个很文气的名字，我希望我的这篇文章也有点文气（不是文采），那曲，我得多有借重了。

1994年的某一天，伦坡拉的藏一井实现了工业流油。那里的海拔高度是4754米，那口井深2334.47米，那口井有26套油气显示。一个或大或小的油田已经在握了——从此，那曲便有了另一支曲子，一支关于石油和找油人的曲子——1995年8月16日



中午，中南石油地质局的一位穿咖啡色风衣的副总工程师在伦坡拉的一座帐篷前对我说：“再给我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就能给西藏一座乃至几座油田！”

这位副总工是位女性，名叫邹家建。刚过40岁。她说这话时伦坡拉有风，风吹动她的头发也理所当然地吹动着她的风衣，也许她的那件风衣太咖啡味了点，使人不得不想到雀巢咖啡的一则无孔不入的广告：味道好极了。于是，她的话她刚刚那段很气势的话便也由不得她也由不得我带上了雀巢咖啡的味道。

#### 4

刘一屏的满脸泪水和强抑不住的呜咽永远地嵌布在我的记忆里了。那是他说到一位工人的死的时候的一种情不自禁。这个情不自禁于我非常重要。这个重要性不亚于日本侵略了中国至今有人不认这个帐。在人的感情世界里，有两个基本的东西：爱和恨。刘一屏是个好人。我们一定在某个时刻同仇敌忾过我们也一定能在某个时刻一同流泪：在他说到那位工人同志的死说到“我对不起他我把他带上了山却不能带他回家了”的时候他的泪水横流了，我的泪水也大滴大滴涌了出来。我也是个好人。好人和好人很容易相通。我们活在世上不就是为着人与人的相通么？

还有，有了他的这份泪水这份呜咽我的伦坡拉之行便不再是一种意向而成为一个必然。拉萨有人警告我，凭你的身体你最好打消去藏北的念头，你若坚持去了，十有八九你要半途送下山来。有个年轻朋友说得更直率：别去，你会死在藏北的。刘一屏突然出现了，出现在拉萨，跟随着他出现的还有人生的一个尺度一种境界。我对自己说，即便真的是死，你也得去了。顺便交代一句：我虽然想到了也说到了死但压根儿没想到真有什么危险更不用说真的会死了。所以我的伦坡拉之行没有悲壮。我果然没有死。

在拉萨的一间客房里，我静静地听刘一屏谈伦坡拉，谈伦坡拉的那支找油队伍面临的种种考验和挑战。那支队伍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代价包括他们的生命还有那支队伍感受到的常人永